



“悦”遵义·名家看遵义

李浩

湄潭“采茶调”(中)

我承认,在走出贵州茶工业博物馆的时候,心里满溢感慨。感慨之一,茶,贵州茶,湄潭茶,曾经为这个民族的存亡、发展和繁荣,曾经为这个民族的文化、物质的对外交流承担过那么多,而我之前对此知之甚少。这实在是一次令人羞愧的补课,它再次显出我的孤陋寡闻。曾为军人,也算了解一些军史,然而若不是来到当地,我可能在很漫长的时间里还不知道“苟坝会议”和那条被马灯照亮起来的路;我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了解浙大西迁的那段艰苦历程,以及湄潭人曾经的付出和心中的大义;我可能还需要机缘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当年的知识分子们为知识、为民族、为教育所做的种种,其中又包含了怎样的激荡和艰辛;我可能还需要很漫长的时间甚至永远都不会了解到,湄潭茶业曾有过的过往和曾经……

来,而这聪明才智甚至会让所有人都叹服。当年湄潭茶业的技术工人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所作的贡献让我久久地处在感动之中。感慨之三则是,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科技,农业生产和茶业的发展更离不开科技,科技的力量远比我们以为的还要强大、有效。1939年,当时地处偏远的湄潭象山就已经开始运用现代化种植和杀青、烘焙技术。如今,科技的力量深深作用于我们的生活中,而这个“作用于”还在加速度。若不是早早地受惠于现代科技,湄潭的茶业一定不会有如此精进而广阔的发展,万亩茶海更是不可想象的。在“守古法”和“技艺更新”之间,我们也许不应只选择站在其中的哪一边,所谓的“古法”也是古人们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不断试错、不断总结之后得到的规律,若是现代科技能够做到甚至做得更好,那就让现代科技推进我们的生活吧。

现在,我应当转向湄潭茶业的“今天”了。湄潭已建成标准化生态茶园面积60万亩,有机茶园2.6万亩,海关基地备案茶园26万亩,成功创建“国家级出口茶叶质量安全示范区”。

法真正地淹没它。每一次的感动和激动对我而言都是新的,尽管我曾多次立在这里,讲解员讲的也是我已知的旧内容。许多的“已知”,只要在重读的时候、重新听到的时候还有一种唤醒感,那它就大抵具有永恒的成分。它是持久的,因此也就得以不断激励,得以源远流长。

“湄潭茶诗”,似乎已经是一个专属的名词,与西迁至此的浙大教授们紧密相连,与浙大湄江吟社紧密相连。浙大搬至湄潭后不久,时任实验茶场场长、浙大农学院教授刘淦芝博士,在工余闲暇时,便邀请一些著名教授来茶场品茗吟诗——湄江吟社应运而生。湄江吟社共有9位成员,称为“九君子”,除了刘淦芝,还包含了苏步青、江恒源、王季梁、祝廉先、胡哲敷、张鸿谟、郑晚沧、钱宝琮。这些教授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也并非都是文学或历史专业,文科理科背景都有。在湄潭期间,每个人都近乎全身心扑在研究和教学上,每个人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然而以诗和茶的“娱”却坚持着,他们当然也把科学性的推敲用到了极致。

诗与茶:浙大教授们与湄潭茶的不解之缘

谈及湄潭,我觉得一定要谈及动人心魄、令人感怀的浙大西迁,哪怕它仿佛是“插入”的部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坚持学业和救亡图存,为国家保留知识有生力量,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率领全体师生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经历四迁,跋涉2000多公里,浙江大学于1940年5月抵达湄潭,被称为“文军长征”。

两次来湄潭,我都拜谒了浙大西迁纪念馆。即使没有讲解,只读那些文字,我都会被感动。在遵义,那样的感动和激动时时会出现,历史的尘埃无

名城诗坛 伍小华

大山之子(组诗)

邓恩铭

那時的荔枝
抬頭望不到山外
你一個水族的小孩
就只能借助一張破舊的書桌
向外張望
可是你望來望去
都只能望見幾間農家木板房
大人們是知道的
幾間老木屋
是裝不下你的志向呀

那麼就去山東如何
在你的心裡
山東一定比貴州好吧
可你失算了
其實山東和貴州一樣
處處衣衫襤褸
滿眼面黃肌瘦

你懂得“一葉落而知秋”的道理
於是就想起了
中國
你的心中便陡然疼痛起來
你仿佛一下子清醒了
原來
那在課本中反復讀到的一個詞
祖國
被戰爭和貧窮壓得
直不起腰身

直到1919年
你被那場浩大的學生運動
一下子推向革命的最前沿
你用刊物大聲呼喊

你明知道
你的行動會激怒敵人
但你還是義無反顧地
向前走

你雖然只有三十一歲
但因為你的從容你的選擇
而讓後人感受到了
你用滾燙的熱血開在反動派
槍口上的那朵梅花
永遠的芳香

王若飛

一提起他的名字
我全身就熱血沸騰
我張開的雙臂
就變成了翅膀
我想飛
朝通往幸福的地方飛

一看見他的畫像
我端起的一碗大米飯
突然就想放下
我真的想等他先吃了
我再吃

一提起他的過去
他的童年
我就想起了一株苦苦菜
風吹出了它的苦
雨踩出了它的苦
但它咬住了那口苦

當然還有他的革命生涯
不用我說了
不用我寫了
表達是肤淺的
文字太蒼白

周逸群

黔東那地方適宜於冥思
適宜於抓一把它的泥土
摀在胸口
不是胸口焐熱了泥土
是泥土帶動心臟飛奔

還沒忘記多年前的那把泥土
至今仍被我一言詩抓著
夜深了寂寥時
山路上就有音節不停地敲打

黔東那地方
泥土是有聲有色的
就因為這樣
我的詩句才不願鬆手
才抓得那樣緊如抓住我的心

哦那一把泥土里
原來就有他的故事 他的熱血
還有他的那腔復仇的怒火
踩出的鮮紅足跡

周達文

人 要想做一只燕雀詩意地栖居
鎮遠真是個好地方
但他天生是一隻大雁
小小的鎮遠
安放不下他遠大的志向
於是他就用新思想去
丰羽試飛

往高處飛 往亮處飛
高處和亮處
才是他靈魂的落腳點
他站在那裡
才能看見中國的未來
一望無際

但他同時也看見了
一望無際的苦难
一望無際的風雨
於是 他毅然地亮翅
這世間 苦难不重
遙遠路途也不是問題
可就是有一些詞
翅膀再堅韌 也載不動
比如烏托邦 比如莫須有

有一天 當他的雙翅
突然被虛無折斷
連雙眼也來不及合上
就墜入了 別人設置的陷阱

龍大道

很有意思 那時的錦屏
怎麼能找到一條
寬闊 平坦而通達的大道呢
而他的父母
一對普通的少數民族夫婦
却堅持相信有
而且就在眼前

幼小的他
那時就很清楚一個道理
要想實現自己名字的願望
是要先撈無數個彎兒
走幾多羊腸小道的
但他並沒有放棄

他從腳下的第一步山路開始
從茅坪村的第一個腳印算起
在腦筋里數
數星星一樣地盤點著
往後的艱難行程
憧憬自己日後
和廣大工人隊伍一起
踏上康莊大道那一刻的感覺

可是 現實的曲折
遠大於他的期盼
他即便為此多次坐牢
不惜妻離子散
然他還是未等到“烏雲散盡”
“太陽升起”的那天
敵人的屠刀
就揮向了他的願望

瞿繼勛

一個農民的儿子
出生在大山里
從小讀盡了黑夜的滋味
他把童年和少年的苦难
加起來放到肩上
當作尋求光明途中的“干糧”

一個農民的儿子
當初手握鐮刀
一路披荆斬棘 去到四川
再換成緊握的鋼槍
自從在蓬溪把自己的隊伍
寫上了一個“紅”字
從此就沒改過那色彩

一個農民的儿子
心中自然裝著農民
農民的气息是泥土
農民的本质是朴素
多么简单的两样家当
他帶在身上
快樂時也忘記
和戰友們一同分享

一個農民的儿子
從大山中來
到大山中去
大山才是他真正的母親
母親的懷抱很溫暖

感慨之二是,之前因为战争状态或者种种的社会原因,我们这个民族都曾经历过经济、科技以及更多层面上的“卡脖子”,但它并没有完全遏制住我们试图汲取和吸纳的心,总会有人奉献出他们的聪明才智



红城彩虹 刘家骥 摄(遵义图库友)

名家点评

石永言

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因而对遵义会议的礼赞,对遵义的礼赞,就成为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作为一个遵义的文艺工作者,抒写它、歌颂它,便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20世纪50年代,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6月出版了第一本歌颂遵义会议的诗集《遵义颂歌》,收集了由当时贵州省文化系统老干部田兵以及廖公弦、龙光沛、周良沛、阳雀、张希平、黎方、蔡圃、沈耘等九人的十六首诗歌,除黎方所著的《红军树》、蔡圃所著的《红军坟》以及沈耘所著的《红军布告》三首诗较长外,其他的都是短章。老诗人田兵所写的《遵义风光》写道:乌江峭崖矗云中/北望秀岭千万座/凤凰山连红花冈/翠岭环抱遵义城//清湘江穿闹市/桐荫岸上响芦笙//满山炸蚕吐金丝/遍地桐子坠枝青//彩宝山头白云袅/织丝厂里汽笛鸣/铁路穿过娄山关/古城展现新繁荣//轻舟江上载银耳/车运珍宝出群峰/牧儿欢唱遵义景/田老乐跳“红军灯”//过去的千人得温饱/以往的岁月像噩梦/而今前程似锦/举目花开满山红。//

由此可见,老诗人田兵眼里的遵义城还是一副在古朴里展示出一片新容的面貌。

新中国成立之初,诗人周良沛来到遵义,由于遵义会议会址尚未正式确定,将老城杨柳街内的天主教堂误认为是召开遵义会议的地方,并挂牌“遵义会议会址”。于是诗人写道:我走在这里/脚步放得很轻很轻/仿佛此刻会议仍在进行/怕扰乱了这里的宁静//拂过我胸膛的风/夜间曾搔过会上的烛影/这

一排排密密的窗棂/叫我想起中央首长对它沉思的神情//

“这一排排密密的窗棂”分明是天主教堂的花窗,这首六十年前的短诗,却道出了遵义会议会址确认的一个过程。

廖公弦所作的《历史名城——遵义》三首,分别是《遵义会议会址》《壁中太阳》《纪念公园》。其中的《遵义会议会址》一诗写道:静静地踏进这朱红的门楣,我浑身血泪顿时飞溅,/光荣而神圣啊!/小小的庭院,/你最先听到领袖对革命的预言。//我尽量尽量地把脚步放慢,/小心翼翼地搜看这些革命遗产。/哦!那是步枪,那是草鞋,那是红军留下的破烂衣衫。/呵!今天的幸福——昨天的艰难,/不由得满眶热泪模糊了双眼。/但待我见着那依然如昔的庄严会场,/当年会议的声音仿佛又响在耳边:/——为了革命,向前!向前!//

六十余年后,我重读这首我青年时代的挚友、同窗,当时的一个中学生写作的诗篇,仿佛感到一个青年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之后,一颗滚烫的心剧烈跳动,吐出“为了革命,向前!向前!”的呼声。而那首歌颂红军标语的《壁中太阳》短章,更是传颂一时,被人称赞不已。这本诗集中较长的一首诗《红军坟》作者是蔡圃,是歌颂当年牺牲在遵义桑木堰红军卫生员的诗章,原载于《解放军文艺》。《遵义颂歌》,一首诗《红军坟》作者蔡圃,是歌颂当年牺牲在遵义桑木堰红军卫生员的诗章,原载于《解放军文艺》。《遵义颂歌》,一首诗《红军坟》作者蔡圃,是歌颂当年牺牲在遵义桑木堰红军卫生员的诗章,原载于《解放军文艺》。

继《遵义颂歌》之后的1975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本歌颂遵义会议的诗集《遵义颂》,这本281页的诗集选了省内外80余名诗人的诗作,省

内的诗人如廖公弦、张克、李发模、寒星、漆春生、郑德明、陶文鹏等,省外的有瞿琮、官玺、陆荣等,共计110首新诗。内容甚为广泛,除讴歌以遵义会议会址为代表的革命景点外,扩展到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的地方,诸如赤水、乌江以至黔北广大地区,这是一册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四十周年出版的诗集,是全国第一次用文学作品纪念遵义会议召开的出版物,值得铭记。

这本诗集里有总政歌舞团团长、著名词作家瞿琮创作的《赤水河的歌》(四首),其中的《土城青杠坡》写道:来访赤水河/登上青杠坡/眼前浮现红军渡/胸中回响红军歌//红军誓壕破前横!——映山红花一朵朵/红军阵地山间摆!——青杠绿树一棵棵//公路盘山宽又阔/红军浮桥悠悠闪/渡口驳船往如梭//啊,春花多鲜艳/那是红军血、碧野播/啊,绿树多挺拔/那是红军志、柱山河//

瞿琮的诗篇,是对红军首渡赤水之战的深情回顾。1990年初,遵义地区文化局选调陶文鹏、郑德明、崔笛扬、林茂萱、王世荣与石永言一起,共同编辑一册歌颂遵义的诗集,由石永言牵头。数月工夫,终于出版名曰《遵义霞光》的短诗选,计267页,在发出征集通知的一两个月后,征集到一千多首短诗,从中选出210首出版。作者有石定、廖公弦、夏元佐、李发模、杜若、陶文鹏、崔笛扬、邓炬、杨大庄、石永言等。关于这部诗集的出版始末,绥阳诗人崔笛扬发表在《遵义日报》大娄山副刊上的一篇文章介绍得较为详尽,我在这儿就不再赘述了。

现在重睹这部三十多年前

出版的诗集,发现其中的一些作者,在往昔岁月里都先后离世,不免令人黯然神伤。

2021年6月,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贵州省诗人协会主席郭思思主编、卢辉点评的《遵义红色诗歌赏读》诗集。这本厚209页的诗集,载省内外诗歌作者100人的诗篇,内容极为丰富。

这是一部全国红色教育培训教材,在书的封底印有一段话,兹录于下:

《遵义红色诗歌赏读》是我国第一部地方性红色诗歌读本,该书以“红色遵义”为主题,精选了李发模、桂兴华、乔良、王久辛、黄亚洲、郭晓晖、郭日方、峭岩、刘立云、谢克强、杨志学、廖公弦、石永言、姚辉、喻子涵、惠子等一百位诗人的一百首诗歌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献礼,通过“一诗一评”的方式,呈现百年大党的艰苦卓绝与辉煌成就。

这部诗选集,可谓集讴歌遵义的诗选集之大成,内容极为丰富,对红军长征经过遵义地区这段精彩的历史场景,作了典型的描写。每首诗后的赏读,更增添了诗意的阐释与深化,加强了对诗的欣赏与美感的发掘。

遵义,这个在中国革命历史征途上可圈可点的地方,由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遵义颂歌》到70年代出版的《遵义颂》,再到90年代出版的《遵义霞光》,再到2021年出版的《遵义红色诗歌赏读》,由一部地域性的诗选集,发展成全国性的红色诗歌赏读精选本,深刻表明遵义是一个值得人们长期放声歌唱的地方,献给遵义的颂歌,因而长唱不衰,历久弥新。